

第四章 建構一部「台灣古典詩史」 —文章所呈顯之詩史樣貌

賴子清生長於日治時期，對於古典文學，特別是漢詩領域一直投入相當的熱忱與心力，除了他本身持續有漢詩創作外，在戰後西元 1948 年一月十七日在《全民日報》發表首篇〈台灣詩話〉¹後，接連以此為題連載共二十三篇相關文章。此外，賴子清於西元 1950 年《文獻專刊》發表第一篇關於古典漢詩的文章〈鄭成功之詩文暨有關之文藝輯〉²後，隔年亦在鷗社刊物《鷗社藝苑》當中發表連載文章〈鶴洲詩話〉，直至西元 1988 年陸續在其他刊物皆有與古典文學相關的文章發表。特別是西元 1959 年與隔年發表的〈古今台灣詩文社(一)〉³、〈古今台灣詩文社(二)〉⁴廣羅了台灣自明清至戰後時期遍佈各地的詩文社，亦成為日後研究台灣古典文學必備的參考資料，由此可見賴子清對於台灣古典文學界的貢獻。

然於西元 1977 年賴子清曾在〈古來諸羅鄉宦流寓名人著作錄〉⁵當中提及自己之經歷道：「晚年纂修嘉義縣志十數卷，心力交瘁，一籌莫展，空誤一生。」當時先生已屆八十三歲高齡，由此短短數語可感受到當時年屆已高的他，面對浩瀚的台灣古典文學史料，用盡了所有的心思，仍舊「一籌莫展」，甚至用「空誤一生」來形容，可想見賴氏力不從心之感。

而綜觀賴子清發表於各刊物百餘篇之文章，除了少數描寫各地民俗以及嘉義地區建設概況外，幾乎都集中於古典詩社或詩作的資料搜集，特別在《全民日報》上的〈台灣詩話〉以及《鷗社藝苑》的〈鶴洲詩話〉更可看出他欲以台灣古典詩來「話」台灣之史，透過這些眾多的文章，不難察覺賴子清欲建構台灣古典詩史之企圖。然賴子清在撰寫文章的同時，仍身兼詩社顧問、編纂縣志等多項職務，實無餘力彙整統合龐雜的台灣詩史部分，甚為可惜。因此，本文即著墨於賴子清所發表於各文獻刊物上之文章，特別在嘗試建構台灣古典詩史的部分，做一整合與探討，並分析賴氏所架構的台灣古典詩史與他人的有何不同點。本篇章輔以附錄四「賴子清詩話文章表格」，將其詩話文章當中，所提及文學人物之年代、與台灣關係以及賴氏對其人或詩作之評論製為表格，加以探究之。

¹ 參見《全民日報》195 號，1948.01.20，4 版。

² 參見《文獻專刊》1:3 期，1950.08，頁 65。

³ 參見《台灣文獻》10:3 期，1959.09，頁 155。

⁴ 參見《台灣文獻》11:3 期，1960.09，頁 140。

⁵ 參見《嘉義文獻》8 期，1977.01，頁 151。

第一節 台灣古典詩史之脈絡與架構方法

台灣古典詩史自明清以降，至今約僅三百餘年，然因為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複雜的歷史背景影響下，亦造成文化與文學上的多元，因而可以想見賴子清處理紛雜台灣古典詩史時的竭盡心力。在賴子清之前，有關台灣古典詩史作品，主要以西元 1921 年連橫《台灣詩乘》與西元 1943 年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⁶系列文章為主。連橫《台灣詩乘》分為六卷，是以事件為綱、詩作為目之詩史，然大體而言，事件仍依發生先後順序排列；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等文章，亦依時代先後介紹，第一章明鄭時代講述沈光文、東吟社、徐孚遠、張煌言、盧若騰等人，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則介紹高拱乾、郁永河、陳瓚、孫元衡等人，乃相當有系統的文學史著作，可惜僅寫至康熙雍正年間。

而綜觀賴子清發表於各刊物上有關古典詩的相關文章，可發現他所處理的方式並非如黃得時、連橫等人以時代先後為排列方式介紹，而是大致將古典詩分為三個方向處理：一是以詩社區分，詳列各地域之詩文社，並附加簡介，當中賴子清雖也簡單提到部分文社，但由於收錄作品仍以詩作為主，故本文著重於詩社部分；二是以詩人區分，主要以地域或科舉身分詳載詩人生平以及代表詩作；三則以主題區分，如寫景詩、詠史詩以及詠物詩等詩題，再加錄賴子清認為優秀的詩作，並附加詩人簡短生平。

爾後，賴子清延續了第三個詩題部分，將台灣古典詩作區分為更多主題，編輯了《台灣詩醇》、《台灣詩海》、《中華詩典》以及《古今詩粹》四書；另外，賴子清亦以詩人科舉身分為區分方法，編輯了《台海詩珠》。此外，在〈台灣詩話〉與〈鶴洲詩話〉中，賴氏雖是以「詩話」的方式記載，大致上仍是以詩人或主題紀錄之，故仍不脫上述三方向。

因而，筆者於此主要將賴氏所記載古今台灣古典詩社以及詩人，以上述三個主題為區分，並以古至今作一彙整，釐清他所架構台灣古典詩史之脈絡與架構方法。

一、以詩社為主題

如前所言，西元 1950 年賴子清於文獻上發表第一篇文章〈鄭成功之詩文暨有關之文藝輯〉起，大多以詩人或詩題為分類介紹項目，對於全台灣詩社方面有

⁶ 黃得時所作有關台灣古典史系列文章，原以日文書寫，包含〈台灣文學史序說〉、〈台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以及〈台灣文學史—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三篇文章，分別刊登於《台灣文學》3:3, 1943.07；4:1, 1943.12；終刊號, 1943.12。

較全面完整概述的，首篇應是發表於西元 1959 年的〈古今台灣詩文社(一)〉⁷。本文羅列了台灣自明清以降，賴子清所能搜羅的詩文社簡介。因此文中，乃以明鄭時期隨鄭成功來台的徐孚遠等人，於今台南所成立的海外幾社為起點，賴氏亦在本文「序」中表示：「海外幾社，為明代台灣唯一詩社，亦台灣詩社鼻祖，事少人知。」由此可知，海外幾社乃明鄭時期台灣唯一詩社，亦是台灣第一個詩社團體，其社員徐孚遠、張煌言、曹從龍等人，皆是跟隨鄭成功渡台之中原人士，稱「海外幾社六子」。

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起，台灣初置府縣，遊宦寓公紛紛來台，一時文人輩出，亦帶動倡設詩社之風氣，首先成立的即是東吟社，另名福台新詠，取其福建省台灣府之意，此詩社亦為清代台灣詩社之嚆矢。此後道光至光緒年間，子清陸續介紹了鍾毓詩社、潛園吟社、崇正社、竹梅吟社、斐亭吟會、荔譜吟社、浪吟詩社、牡丹詩社以及海東吟社等九個遍佈台灣南北的詩社團體。在這九個詩社團體當中，賴氏除了對於道光六年在彰化縣大崙腳的鍾毓詩社社員子清寫道：「詩社社員簡歷，現稽查中」⁸外，其餘八個詩社皆詳細介紹了詩社簡歷以及社員簡介。此外，賴子清亦介紹了引心文社、郁郁社以及文彥社等三個文社團體。而明清詩社大抵如此，賴氏亦自謂：「本篇所列詩社，明清時代，殆已網羅無遺。」⁹。

接著在日治時期此段期間，可謂台灣古典詩社設立的高峰期，賴子清描繪此期道：「日據後未幾，中台則有鹿苑吟社，廈門有避地棲隱之台士林爾嘉所設菽莊吟社，內台間相響應，以詩泄其胸中抑塞不平之氣。」¹⁰由此可知日本初佔據台灣之時，不論是在台或是避往內地的文人，都感受到割台之痛或憤悶不平之氣，因而轉往書寫古典詩作來抒發，因此一時之間造成台灣各地的古典詩社紛紛湧現。

而隨著爾後日本政府對台灣民眾種種思想以及文學上的控管，更加深了在台文人抑鬱之感，針對此種狀況，賴子清道：「嗣後日吏欲滅台民祖國文化思想，漸禁書塾及漢文研究會之設，士人欲延斯文一脈，乃競設詩社，潛修力學，於偃旗息鼓之中，抱殘守缺之際，潛化默移，維道學於不墜。」¹¹短短數語便道出日治時期文人以詩社活動默默抗拒日人高壓統治的做法，因而也造成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社如雨後春筍湧現之情況。

在賴子清的〈古今台灣詩文社(一)〉當中，收錄六十一個成立於日治時期的詩社，而在〈古今台灣詩文社(二)〉當中，又有再收錄一百三十九個「日據後詩

⁷ 參見《台灣文獻》10:3, 1959.09, 頁 79。

⁸ 參見〈古今台灣詩文社(一)〉，《台灣文獻》10:3, 1959.09, 頁 84。

⁹ 同註 8, 頁 79。

¹⁰ 同註 9。

¹¹ 同註 9。

社補遺」，兩文章正好共收錄兩百個詩社，然賴氏仍言：「外此難免尚有多少遺漏，異日有機，當為補誌。」¹²並曾道：「淪日五十年間，詩社簇出，其數殆以三百計。」¹³據近代學者統計，數字更是高達三百七十餘個¹⁴，賴子清當時雖僅收錄兩百個詩社之簡介，但竭盡所能描繪詩社成立過程以及成員名單，仍屬浩大工程，而由此亦可見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社盛行之一斑。

然而日治時期並非全然是古典詩社的興盛時代，在日治時期晚期，由於野心蓬勃的日本引發了盧溝橋事變等戰爭，加以皇民文學之影響，亦使古典詩社備受衝擊，對此賴子清提及：「所憾民國十八年，日本佔領滿洲，二十六年盧溝橋啟蒙，遽廢台灣諸日報漢文欄，戰禍滔天，台民塗炭，詩社除極少數外，無形中自歸於無何有之鄉矣！」¹⁵在日治晚期被查禁、被迫解散的詩社，一直至光復後，才又有重現生機的機會，許多詩社於此時重振旗鼓。後雖因為新文學文風亦逐漸影響台灣文人，古典詩社大為縮減，遠不如日治初期可觀，但仍佔有一席之地，在賴子清兩篇文章中亦收錄共三十三個詩社事蹟。

大體而言，賴子清以詩社為主題之文章，皆以時代先後為排序方式，為方便讀者觀看，在〈古今台灣詩文社〉兩文章當中，他曾製作「目次」表格，於說明各詩社社務活動之前，將詩社的「社名」、「設立年代」、「所在地」以及「設立者」列出，讀者欲查找某詩社之詳情，在目次表格中便可一目瞭然。

二、以詩人(身分)為區別

除了海外幾社以外，賴子清對於明鄭時期台灣詩文介紹，較著重於鄭成功的詩作，前曾言及賴子清所發表的首篇文章〈鄭成功之詩文暨有關之文藝輯〉，即收錄了鄭成功九首詩作以及三篇古文，作品以其退居台島後孤立無援之心境為主軸，然其強烈不服輸性格亦可由此文顯見。其中鄭成功一篇〈與弟渡書〉之文，賴子清撰本文之背景道：「明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李德鄭賈二使，奉清帝勅諭及芝龍書來閩，勸成功降，成功不肯，芝龍乃遣三子渡字世忠勸降，渡於九月七日到廈門晤成功，泣訴別後之苦，稱父在京許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成功婉拒之。」¹⁶簡短地道出鄭成功強悍的決心，即便是家人的勸降，也無法挽回其復國之企圖。

其實，賴子清少有以一名詩人為主題之文，因而這篇以鄭成功為題收錄文藝

¹² 參見〈古今台灣詩文社(二)〉，《台灣文獻》11:3，1960.09，頁74。

¹³ 同註9。

¹⁴ 參見黃美娥：〈台灣古典文學史概說(一六五一~一九四五)〉，《台北文獻直字》151期，2005.03.25，頁254。

¹⁵ 同註9。

¹⁶ 參見〈鄭延平之詩文及其有關文藝輯〉，《文獻專刊》1:3，1950.08，頁66。

作品的文章，更突顯了鄭成功在古典文學史上地位之重要，黃美娥曾言：「鄭氏時期對『台灣』的描寫，開啟了歷代『台灣意象』的經營與塑造，而隨著鄭氏王朝的結束，『鄭成功』其人其事也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經常出現的文學符號。」¹⁷因而黃美娥以「文學符碼『鄭成功』」點出了鄭成功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的代表性，正與賴子清特別拉出鄭成功為一文章特輯的想法一致。

此外，賴子清並沒有再以任何詩人為主題之文章發表，取而代之的，是以地域為區分範圍，大多乃介紹當地文武生員以上的科甲聞人事蹟，或收錄科舉詩文集等作品，包含如〈北市科舉題名錄〉¹⁸、〈南縣科甲縉紳錄及科舉詩文集〉¹⁹、〈南市科舉人物詩文輯〉²⁰等，以及以〈台灣科甲藝文集〉為主題，區分為北台篇、中台至西瀛集、南台篇三部分介紹之文章²¹。

此類文章賴子清首先皆以介紹當地科甲制度興起等歷史為開頭，再收錄當地科甲舉人簡介以及詩作為主，此類詩人詩作皆以明清時代為主，對生長在日治以降的賴氏而言，搜羅起來有一定的難度，然他仍汲汲營營於這些史料搜集，正是因為其人曾言：「雖未臻完善，意欲拋磚引玉，藉乞大雅指正，逐漸增刪，以補古來文獻之不足，願有心人匡所不逮，幸甚。」²²賴子清以拋磚引玉的心態發表此類文章，除了分享，亦是希望能夠便補文獻之不足處。而此部分以科甲舉人為區分的做法，賴子清亦在西元 1982 年編纂成《台海詩珠》一書。

賴子清另有一部分則是同樣以地域為主，介紹當地從古至今較為著名的詩人及其詩作，然而此類作品承續上述科甲舉人之作，大多以明清時代詩人為主，不同處是不僅以科甲舉人為侷限，此類文章如〈嘉義人才文化名勝出類拔萃〉²³、〈諸羅史地文物人才卓著〉²⁴、〈古都閩人風物勝蹟雅詠〉²⁵、〈南市詩乘〉²⁶以及〈台南縣詩乘〉²⁷等作。

¹⁷ 同註 14，頁 221。

¹⁸ 參見《台北文物》6:1，1957.09.01，頁 29。

¹⁹ 參見《南瀛文獻》5，1959.03.20，頁 23。

²⁰ 參見《台南文化》6:4，1959.10，頁 70。

²¹ 此內容包含〈台灣科甲藝文集：北台篇(上)〉、〈台灣科甲藝文集：北台篇(中)〉、〈台灣科甲藝文集：北台篇(下)〉，分別參見《台北文物》6:3、6:4、7:1；〈台灣科甲藝文集：中台至西瀛集〉，參見《台北文物》7:2；〈台灣科甲藝文集：南台篇(上)〉、〈台灣科甲藝文集：南台篇(中)〉、〈台灣科甲藝文集：南台篇(下)〉，分別見《台北文物》7:3、7:4、8:1，共七篇文章。

²² 參見〈南縣科甲縉紳錄及科舉詩文集〉，《南瀛文獻》5，1959.03.20，頁 23。

²³ 參見《嘉義文獻》10，1979.05，頁 17。

²⁴ 參見《嘉義文獻》18，1988.06，頁 66。

²⁵ 此作品分兩篇刊登，〈上篇〉參見《台南文化》17，1984.06.30，頁 191；〈續篇〉參見同刊物 18 期，1984.12.31，頁 103。

²⁶ 參見《台南文化》10，1980.12，頁 159。

²⁷ 參見《南瀛文獻》6，1959.12.02，頁 21。

三、以主題區分

賴子清的文章除了上述兩類內容外，另一種則是以詩作主題為區分方向，此類作品較少，主要有〈台灣之寫景詩〉²⁸、〈台灣詠史詩〉²⁹、〈台灣詠物詩〉³⁰、〈台南縣寫景詩及其風景〉³¹以及〈嘉義縣史蹟及詠史詩〉³²等作，可看得出賴氏主要將詩題區分為寫景詩、詠史詩以及詠物詩三大類。然在每一類主題之下又區分成數小類，如詠史詩當中，又分為建置篇、政治篇、武備篇、事變篇、讓台篇、人物篇以及雜紀篇等七類，每一篇再分若干細目收錄詩作，賴氏於〈台灣詠史詩〉一文當中言及：「茲就三百餘年間，台灣犖犖大端，分為七篇，略加註解，俾讀者瞭如指掌，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意。」可見他期以一主題包含古今台灣三百餘年的大事紀。

寫景詩方面，賴子清則以遍佈全台各地的名勝為區分錄詩，以為：「台灣為一島嶼省區，風光景物，極具壯觀，而名勝古蹟，所在多有。因之，騷人墨客，其歷來遊目騁懷之作，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茲掇拾若干，略加解說，不論今古，分區編入，概以寫景名之，寓情於景，不失風人之旨。」³³因知此類作品同樣欲包含台灣古今以及各地名勝景點之詩作，而詠物詩同樣如此，賴氏將台灣特殊風物區分為十二類，同樣包含古今詩人之詩作。

由此可知，以詩題為區分方式收錄詩作的文章，乃賴子清讀閱詩作多年後，大致將這些包含台灣的詩作分為歷史、景緻以及風物等三大類，誠如前述所言，賴子清早在西元 1935 年出版的《台灣詩醇》以及西元 1954 年的《台灣詩海》兩詩集，便已將「台灣」詩作詩題為區分方式編纂詩集，大體亦不脫此三類方向。

自明鄭時期沈斯庵成立台灣第一個古典詩社「東吟社」起，為台灣古典詩史展開全新的首頁，直至日治時期以降，古典詩壇的盛興亦使古典詩史呈現紛雜之面向。如何處理三百年來台灣詩史或文學史，將之寫得全面與完整，成了後代學者難以下筆的困擾，賴子清顯然亦有此問題，雖然賴氏並未真正完成一部台灣古典詩史，然由其所撰寫的文章，亦可逐步構建出詩史藍圖，他採取以詩社、詩人與詩題三方面介紹之，欲以此完整地將台灣古典詩史概括呈現。

²⁸ 參見《台灣文獻》9:2，1958.06.27，頁 53。

²⁹ 參見《台灣文獻》9:4，1958.12，頁 27。

³⁰ 參見《台灣文獻》10:2，1959.06，頁 155。

³¹ 參見《南瀛文獻》31，1986.06，頁 135。

³² 參見《嘉義文獻》18，1988.06，頁 103。

³³ 參見〈台灣之寫景詩〉，《台灣文獻》9:2，1958.06.27，頁 53。

第二節 詩史之特色

賴子清在上述百餘篇文章中，朝詩社、詩人以及詩題三方向，大致將台灣古典詩史作了介紹，而在此當中，賴氏所撰寫的詩史，與其他古典詩史有何不同？他對於台灣古典詩史著重點為何？又為何欲書寫這一篇篇有關詩史之文章？究竟在這些文章當中，呈現了怎樣的史觀？又是以何角度寫下這些文章？本節以上述所敘為根基，將探討在賴子清所撰寫之台灣古典詩史文章中，其主要特色究竟為何。

一、保存史料之目的

賴子清生平經歷日治時期以降諸多戰亂，對於文獻史料之散佚格外痛心，在《鷗社藝苑》上言道：「此諸羅在政治上，具有偉大之歷史，有清一代，人文薈萃，而鴻篇巨著，散佚不傳，割台後迭遭兵燹震火，更蕩然無存矣！名山事業之要，可以想見！」³⁴有鑑於此，賴氏對資料保存之重要性特別有所感觸，亦曾言：「深知詩至清末，已具燦爛偉觀，而惜文獻之散佚，欲得先人之吉光片羽，煞費苦心也。」³⁵也因此賴氏本人對於史料之保存相當重視，本身更汲汲營營於史料之搜羅。而包含〈台灣詩話〉與〈鶴洲詩話〉等連載文章，賴子清發表於刊物上之文稿約百餘篇，綜觀這些作品可發現，賴氏所收錄之詩作相當豐富，欲保存料之意圖明顯，而這也是他編輯《台灣詩醇》等五部詩集之主因。前曾言及，在〈古今台灣詩文社〉兩文章中，賴氏共收錄三百餘所台灣古典詩文社概況，這對於戰後初期的賴氏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除了尋找文獻記載外，主要亦靠其所見所聞而一一紀錄。

在〈古今台灣詩文社(一)〉文中，賴子清曾道：「今春馳函各地詩社主持人，乞其錄示沿革，報者十無二三，雖魚雁浮沉，在所難免，而置若罔聞者，何止一二。甚望本篇先出，藉以拋磚引玉，凡未登載之社，從速函示，不論單篇詩社，或一縣市聯吟，數縣市聯吟之沿革，倘能源源函示，異日自可續編也。」³⁶日治時期古典詩社眾多，爾後雖因日方壓制，曾經銷聲匿跡一陣子，隨著光復許多詩社亦逐漸復甦。為了能夠將古今台灣詩文社之內容達到最齊全之地步，賴子清因之寫下這段文字。

透過上段文字，除了可知其搜羅資料之不易外，同時亦可見賴子清期以本文「拋磚引玉」精神，喚起所有讀者，包含各地詩社本身之成員，盡各人所能地補

³⁴ 參見《鷗社藝苑》4期，〈序〉。

³⁵ 參見《鷗社藝苑》3期，〈序〉。

³⁶ 同註9。

充這份資料，使此文所搜羅之詩社內容能盡量達到完善之地步。在此文章中，賴氏亦言及：「所憾民國十八年，日本佔領滿洲，二十六年盧溝橋啟釁，遽廢台灣諸日報漢文欄，戰禍滔天，台民塗炭，詩社除極少數外，無形中自歸於無何有之鄉矣！」³⁷賴子清在西元 1959 年撰寫〈古今台灣詩文社(一)〉之時，正因台灣經歷了日治時期大小戰亂，諸多可貴的文學史料皆在戰禍中消失殆盡，有鑑於此，賴氏開始撰寫有關台灣古典詩史之文章，便是期望能將在戰亂中喪失的史料一一還原。

在〈鶴洲詩話〉中，賴子清除了介紹詩人之生平、記錄其詩作外，亦偶有寫下與台灣民俗方面相關之記載，江寶釵曾指出：

由於博文廣識，《鶴洲詩話》裡，子清隨寫台灣漢人生平，摘錄佳句，同時也寫地理，奇山異水，風俗人情，雖是內容總雜，而且是吉光片羽的斷片，卻留下很有參考價值的文獻，在資料散佚的今天，彌足珍貴。³⁸

如賴氏曾寫道：「南人尚鬼，台灣古來即有七月普渡之舉，稱盂蘭會，家家牲牲致祭、放餛飩、演梨園、放水燈、搶孤，自朔至晦，各境輪流普渡，耗費孔多。」³⁹當中記載了當時南台灣在農曆七月特殊的普渡儀式，熱鬧非凡外，卻也顯得相當耗費人力與資源，透過賴氏之記載，使得盂蘭會活動內容得以存留下來。賴氏另有記載道：「台地清時於立春日，各府縣東郊造芒神土牛，吏設案於芒神春牛前，陳香燭果酒，布拜席，在城文官畢集行禮，示民農事。」⁴⁰此段文字記錄了清朝時代台灣於立春節氣時，官府所舉行的祭拜儀式，以此示民農事之始，於今日所見，格外具有其歷史價值。

此外，前曾言及賴子清在撰寫有關古典詩史之文章中，有以「詩人身分」為區分之類別，此類乃賴氏依明清科舉制度下，文人所產生不同的身分而分別之，因而相關文章之詩人皆以明清時代為主。透過筆者所製作的附錄四「賴子清詩話文章表格」，再觀看賴子清其他文章同時可發現，賴氏所提及之詩人與詩作，幾乎皆以日治時期之前，即明清時期為主。一般詩集錄詩，通常都是留存當代詩人之資料作品居多，然賴子清卻以自己所生時代之前為主，搜羅起來困難度較高，可見其欲傳留史料之用心。

³⁷ 同註 9。

³⁸ 參見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351。

³⁹ 參見《鷗社藝苑》2 期，1952.07，頁 109。

⁴⁰ 同註 37，頁 99。

二、以詩紀史之企圖

賴子清雖曾撰寫〈台灣詩話〉與〈鶴洲詩話〉兩部以「詩話」為名之連載文章，然詳讀其內容可發現，他極少評論詩作優劣，主要以記載詩人與其詩作為主。在其他古典詩史相關文章中，賴氏所書寫的文字亦相當有限，同樣附錄諸多詩人與詩作，由此可見在所架構的這部詩史藍圖中，是「以詩紀史」的想法。於〈台南縣詩乘〉⁴¹一文中，賴氏曾提及：

初余擬作台南縣詩話，嗣念詩話之詩，必也佳句，顧南縣古來滄桑
遞變，禍亂頻仍，文化摧殘，詞章難得，不如詩乘之不拘拘於詞華，
但紀其事蹟史實，以為後代文獻之徵，更為有用之為愈。

此篇文章題目由「詩話」改為「詩乘」，正因子清認為「詩話」所收錄之詩作，必乃上選佳作，而台南縣此地之歷史禍亂頻仍，為真實紀錄當地史實，賴子清所選之詩作不分優劣，主在其內容是否能和史實相關，故賴氏棄詩話而採用「詩乘」命名之，可見其欲以詩來紀史實之想法。因而在他撰寫的文章中，對於史實的文字敘述部分其實是不多的，取而代之的，則是賴氏所選錄的詩作。

如在〈嘉義縣史蹟及詠史詩〉⁴²一文中，賴氏撰寫方式並非以文字先長篇記敘嘉義縣古今歷史事蹟，而是以在嘉義縣發生過的大小事件為區分，再分別收錄相關詩作，賴氏偶有文字補充史實，但字數皆不多。如文章開頭處，賴子清先以一段文字介紹嘉義之由來：「諸羅自康熙二十二年，卜縣治於諸羅山，城未築，四十三年奉文歸治，署縣宋永清，定縣治廣挾，周圍六百八十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四門，為草樓以司啟閉。」隨之便附錄康熙年間至台海防同知孫元衡之詩作〈諸羅縣即事〉，以及同在康熙年間擔任初代諸羅令的季麒光之詩作〈視事諸羅〉兩詩作，此外並無其他文字記載，由此可見，賴子清欲「以詩來紀史」之作法。

賴子清之以詩紀史，正是因詩可證史，他深知再多的文詞贅述，不如引用當代一首相關詩作記述來得有力而深切。如西元 1941 年間發生在台灣南部之地震，賴氏親身體驗過，記載此事件道：「南部地強震，死傷千餘人，毀屋六萬六千餘家，嘉義新營尤甚，其後餘震頻頻，大小不一，驚心動魄，恐怖之極，居民多露宿屋外。」然而地震究竟如何「驚心動魄」，後人無法感同身受，單憑「死傷千餘人，毀屋六萬六千餘家」此語，僅能得知此次地震所造成的傷亡災害，仍

⁴¹ 參見《南瀛文獻》6 期，1959.12.02，頁 21。

⁴² 參見《嘉義文獻》18 期，1988.06，頁 103。

無法深切體會當時民眾所驚與所感。因而，賴子清於此收錄了賴惠川〈地震頻頻〉⁴³詩作：

冷露淒風欲曙天。一聲強震忽轟然。江翻峽倒人潮湧。谷走山飛地軸遷。
黑劫不情臨亥月。蒼生何罪厄蛇年。相逢莫話滄桑恨。同是千鈞一髮牽。

由詩題「地震頻頻」已可感受到當時餘震不斷之驚駭，「冷露淒風欲曙天。一聲強震忽轟然。」道出了地震發生之前，正是曙光將現之際，而突如其來的轟然巨響，震撼了所有在睡夢中或已醒之民眾。次句「江翻峽倒人潮湧。谷走山飛地軸遷。」鮮明地描寫了地震所造成群民驚慌，以及山河面貌損毀之畫面，詩句除了呈現出震災當時之情景，透過文字更可深刻感受到巨變當時帶給南部台灣之震撼。

特別在詩末「相逢莫話滄桑恨。同是千鈞一髮牽。」兩語，數十年後的今日，讀之仍全然可體會到當時災民劫後餘生之驚恐感受。賴惠川的詩作僅五十六個字，然透過詩作，卻能感受到賴子清所言之「驚心動魄，恐怖之極」，這是再多文字修飾都無法傳達的情感。賴子清於此透過一首詩作，清楚地展現了已成為過去式的地震史實，而這便是賴氏「以詩紀史」之用意。

而在賴氏「以詩紀史」之結構當中，可見其文章著重之處，約區分為以下兩點而言。

1. 台灣風物之強調

觀看賴子清詩話系列的文章，可發現其書寫內容並非依時間先後，或歷史事件為排序，而是以詩人為主軸，依其所收錄之詩作，加以介紹詩作中與台灣相關之風物或史事。詩話中沒有特定次序的書寫方式，亦使其文章顯得略為散漫，然透過此種方式呈現，卻可看出賴子清所架構之詩史，重視的不僅是台灣這塊土地，更是台灣有別於中原或他國特殊之處。

在〈台灣詠物詩〉⁴⁴一文中，賴子清曾道：「本篇特就台灣特殊風物，細加注釋說明，發揮鄉土特色；讀者誠能加意體會，再加探究發明，社會有厚望焉！」，可見賴氏認為這些屬於台灣特有的風物中，可以發揮台灣鄉土之特色，是屬於台灣地區所「獨有」的，故賴子清特別重視這些詠物詩作，並以此期勉讀者能夠探究發明更多特殊風物，使台灣能夠更加進步，賴氏重視屬於台灣特殊性之處，由

⁴³ 同註 39，頁 107。

⁴⁴ 參見《台灣文獻》10:2，1959.06，頁 155。

此可見一斑。前亦曾言及，在他撰寫的古典詩史文章中，以主題區分類別，詠物詩即佔了一項，可見地方上特殊風物，確實可以更加突顯台灣。

而在〈鶴洲詩話〉中，原皆以詩人爲主題介紹之內容，忽加入一段「烏魚爲台灣特產。其卵鹽漬曬乾。名烏魚子。絕好下酒物也。台志稱烏魚。一名信魚。即本草之鮠魚。海港多產之。冬至前所捕。乾隆十年巡台御史范咸詠烏魚云『網魚競捕正頭烏。興味頻嫌至後殊。海堀引回憐瘦劇。船頭懸罟急徵輸。』」⁴⁵文字，改以台灣特產「烏魚」爲主題，並以此收錄乾隆年間巡台御史范咸吟詠烏魚之相關詩作，可見賴子清認爲烏魚此項名產，乃足以代表台灣在「食」方面有別於他地的一部分，故特別提及。

此外，賴子清在〈鶴洲詩話〉亦曾寫有關台灣水果柑橘柚之部分道：

台灣多產柑橘柚。如新埔員林之極柑。新莊之高墻桶柑。宜蘭金柑。麻豆文旦。西螺朱欒。久已馳名中外。而柑類且有雪柑。九頭柑。亦佳果也。書大禹貢有厥貢橘柚之句。蓋自四千年前。台柑柚已入禹域矣。乾隆九年御史六十七。字居魯。滿人也。出巡台灣。謝方司馬惠九頭柑。有「不是乘槎遠行役。殊方佳味哪能諳」之句。可知柑爲殊方珍品。⁴⁶

此段內容同樣並非以詩人爲主軸介紹，而是以台灣特產的柑橘柚爲主題。賴子清首先介紹台灣水果名產的柑橘類，並言「久已馳名中外」，這也是他特別將之提出寫入詩話之因，因爲台灣這項名產由來已久，故賴氏特收錄乾隆年間曾經巡視台灣的御史六十七之詩作印證。在此段文章中，明顯看出主角從詩人轉到了物品柑橘上，詩人六十七之作品，賴氏亦僅摘錄兩句，主在驗證其所言台灣名產柑橘之珍貴。賴氏特別將柑橘柚提出，並在詩話中以一段文字撰寫，可見其認爲台灣這項果類名產亦足以成爲台灣之代表，可知在他所架構的台灣詩史中，不只言及台灣獨特之歷史，更重視能夠表徵台灣特殊性之處。

除了上述魚貨與果類等台灣特殊名產外，凡賴子清認爲足以代表台灣，並有別於其他土地之處，皆會收錄於他的文章當中。在〈嘉義縣史蹟及詠史詩〉一文中，賴子清除了收錄有關嘉義縣歷史之詩作外，亦收錄了如〈龍眼罐頭〉、〈番石榴〉、〈文旦〉、〈西紅柿〉等嘉義地區食物方面特產之詩作，此外，另有〈採茶女〉、〈擦皮鞋〉等子清認爲屬於嘉義地區特殊產業之詩作，試看賴子清所收錄這首林天進〈擦皮鞋〉⁴⁷之詩：

⁴⁵ 參見《鷗社藝苑》1期，1952.02，頁126。

⁴⁶ 同註40。

⁴⁷ 同註37，頁113。

街頭排設待嘉賓。雜具柴箱次地陳。數種鞋油分黑白。幾支鞋刷淨沙塵。
招呼過客無疏忽。善誘行人最認真。欲得美觀須整潔。一經擦拭舊如新。

透過這首詩作，可看到當時在嘉義地區盛行的「擦皮鞋」行業，柴箱、鞋油與鞋刷隨著業者架設於街邊，一字排開工作之情景。業者的殷勤招客與認真擦拭，透過字裡行間清晰可見，亦可得知此新起行業在當時盛興之景況。透過賴子清所收錄的這首詩作，存留下當時在嘉義街道邊曾經風行一時的行業，一般在歷史或詩史中，容易被忽略的這項特殊產業，在賴氏撰寫的文章中保留下來了，而這正是因為賴氏認為「擦皮鞋」一業在當時特殊性之強烈，足以成為嘉義縣史蹟裡的一部分。

整體而言，賴子清所選錄的詩作幾乎都非常具有台灣鄉土性，這也是前述賴子清編纂三部詩歌選集之主要依據，如同他在〈台南詩文社〉一文中，選錄詩社作品時曾言：「(引心文社)多屬讚美握卿之詩，不必多錄，筆者從他方面，選擇與握卿無關，而有鄉土價值者，略表而出之。」⁴⁸因而賴氏選擇了具有鄉土性的詩作〈紅毛城〉、〈鹿耳春潮〉等，足以象徵台南當地特色之詩作。因此，在賴子清撰寫的文章中，他不僅收錄台灣詩人之作，更重要的乃其詩作紀錄下不同時期不同眼光所見的台灣，而越充滿鄉土價值或特殊風情者，不論在景緻、物品、或是人物行業上，都是賴子清認為價值性高、所重視的作品。

2. 善政人才之重視

除上之外，在賴子清撰寫的文章中，另有一項特色，即是賴氏所選錄的詩人特重其為有善舉、善行之人，特別在政界中，賴子清更重視有善政之人。在〈鶴洲詩話〉當中，賴氏撰寫諸多詩人簡介並收錄其詩作，當中在多數詩人小傳中，他皆以「德行」盛讚之。如澎湖通判胡建偉，賴氏在〈鶴洲詩話(一)〉寫道：「別駕勤民造士。惠政甚多。湖人稱善教者。首推胡公云。」⁴⁹，以「惠政」與「善教」讚揚之，在〈鶴洲詩話(二)〉又再次提到胡建偉，道：「在任中勤民造士。惠政甚多。輯澎湖紀略。澎人稱善教者。首推胡公。」⁵⁰，「善政善教。民咸賴之。故其去也。猶有依依不捨之狀。」⁵⁰。賴氏在〈鶴洲詩話〉當中，重複提及之詩人甚少，對於澎湖通判胡建偉卻在不同篇幅再次撰寫之，並皆以其善政善教稱道，可明顯看出賴子清對於此人德行精神之敬仰與盛讚。

⁴⁸ 參見《台南文化》8期，頁123。

⁴⁹ 同註40，1952.01，頁126。

⁵⁰ 同註40，1952.03，頁137。

透過本論文附錄四「賴子清詩話文章表格」，更可將此特性一覽無遺，如〈鶴洲詩話〉曾提及其他有善行之人，指黃莘田「有惠政」⁵¹、蔣鏞「軫恤孤貧。民賴以活」⁵²、范咸「有善政」⁵³等；〈台灣詩話〉中寫道孫元衡「不屈權勢，數攝諸縣篆，皆有善政」⁵⁴、賴惠川「隱居不仕，在家以孝友聞」⁵⁵等；〈滄桑人物畫台灣〉系列紀載姚啓聖「盛有聲，勇於遷善」⁵⁶、陳瓚「清操絕俗，慈惠利民」⁵⁷、特別是對其祖父賴時輝寫道「造橋修路，賑捐救恤，同治數次震災，城崩廟塌，救濟修葺，鄉黨稱善」⁵⁸，可見祖父的善行帶給賴氏相當大的影響，使其重德甚於重才。而其他文章介紹詩人時，亦曾言及台南詩人陳震曜「在任數十年，廉潔慈惠」⁵⁹、嘉義詩人郭紹芳「輕財重義」⁶⁰等，足見賴子清選錄詩人不單以其詩作優秀或符合史實為主，確實相當重視詩人之德行。

除了在上述詩話篇章中，賴子清以善行善政介紹詩人外，在其他文章的撰寫亦可見賴氏對有德行人才之重視。在〈台灣詠史詩〉⁶¹一文中，賴子清為完整收錄台灣三百餘年來之詠史詩作，特將此文分為「建置篇」、「政治篇」、「武備篇」、「事變篇」、「讓台篇」、「人物篇」以及「雜紀篇」七個篇目，而在「人物篇」中，賴氏又特別提出「軍忠」、「善行」等分目，可知在他心中，能夠躍上台灣歷史之人物，除了名臣、俊傑等，曾在台灣實行善政或對家鄉有善行之人，亦足以紀錄之。因而，賴子清除了撰寫台灣古典詩史相關文章外，攤開其作品目錄，亦可見〈修橋造路義舉感人〉⁶²、〈行善團出錢出力義風可敬〉⁶³、〈慈善、義舉、救濟、捐獻〉⁶⁴等標題之文章，鼓勵民眾力行善舉、政府推動善政，由此可知，賴氏之重視善行善政之人才，其實更多的，仍是對台灣這塊土地深切的關懷，期許有更多民眾關懷台灣鄉土的人事物。

⁵¹ 同註 40，1952.05，頁 154。

⁵² 同註 40。

⁵³ 同註 37，1953.02，頁 122。

⁵⁴ 參見《全民日報》26 號，1948.01.29，第四版。

⁵⁵ 參見《全民日報》28 號，1948.01.31，第四版。

⁵⁶ 參見《台灣新生報》835 號，1948.02.12，第六版。

⁵⁷ 參見《台灣新生報》856 號，1948.03.04，第六版。

⁵⁸ 參見《台灣新生報》879 號，1948.03.27，第六版。

⁵⁹ 參見〈台南詩文社〉，《台南文化》8 期，1980.01，頁 121。

⁶⁰ 同註 37，頁 125。

⁶¹ 參見《台灣文獻》9:4 期，1958.12，頁 27。

⁶² 參見《嘉義文獻》5 期，1974.12，頁 29。

⁶³ 參見《嘉義市文獻》2 期，1984.09，頁 12。

⁶⁴ 參見《嘉義文獻》17 期，1986.10，頁 261。

第三節 詩史之意義

賴子清在光復以後，開始撰寫有關台灣古典詩史等系列之文章，由於始終未成專書，前又有黃得時、連雅堂等人之詩史相關著作，一直以來都較容易受到忽略。然賴子清有別於黃得時，始終以古典文人身分自處，即使到了民國六十八年，仍持續發表古典詩作，而在民國七十六年，亦曾發表〈南台灣古今詩文社〉之文章，對台灣古典詩史之關注可見一斑。而連雅堂於西元 1921 年便完成《台灣詩乘》並於西元 1936 年逝世，賴子清的成長則經歷了完整的日治時期，而在光復以後開始撰寫詩話以及台灣古典詩史之文章，兩人在所見所聞上難免亦所有不同。

以今日眼光而言，賴子清雖未曾真正完成一部詩史，但透過其撰寫之文章所拼湊而成的台灣古典詩史藍圖，亦是相當珍貴。尤其在史料搜集方面，一直是他擅長之工作，在第二章有關生平歷程中曾言及，賴氏在日治時期大多在報社工作，所聞所見經常比一般民眾更為廣泛，加以原本即生於嘉義地區享有盛名之文學世家，而一生更投入於地方古典詩社之活動，因此，賴氏比常人更有機會接觸許多有關文學或文化等資料。

在〈嘉義縣史蹟及詠史詩〉中，賴子清寫到一名在民國七十年曾擔任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兼台灣省警務處副處長之高松壽時，曾提及：「初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時，欲編其父祖高選鋒舉人之過庭錄時，曾來託賴子清代搜其父祖高舉人之詩。」⁶⁵高松壽欲搜集其父祖高舉人之詩作，亦須透過賴子清代為搜尋，可見先生在搜集史料文獻上之工夫，以及其飽讀詩書之閱歷。此外，在戰後所撰寫的百餘篇文章當中，他亦收錄了相當龐大之詩作，並且詩作之時期包含明清以降三百餘年，詩人活動地域則遍佈全台，由此可見，賴子清在搜羅史料上之辛勤與不易。

在廿一世紀的今日，回顧台灣自沈斯庵帶來文學活動以降的三百餘年間，古典詩隨著時代變遷亦曾興盛或削減過，除了透過文字撰寫之紀錄外，賴子清更將這些歷經時代軌跡之詩作保存下來，因而今日仍得以見到相關詩作，這也是在賴子清的這部未完成的詩史當中，對後世最大之貢獻。

⁶⁵ 同註 37，頁 108。